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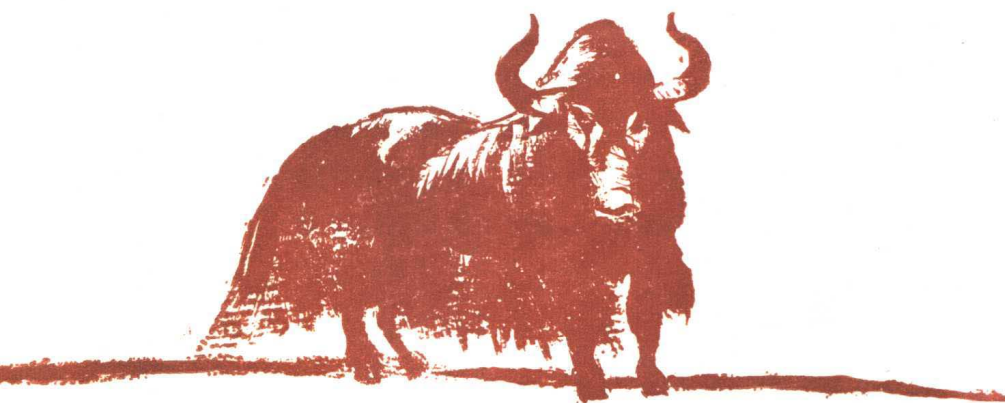


神猎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神 猎

叶 晞 著



责任编辑 杜定纪

封面设计 周春芽
插图

神 猎

叶 晞 著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7.75 插页2 字数162千

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8,300 册

书号: R10247·318

定价: 1.2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由《狼王》《熊娃》《牛魔》三组既能独立又能连贯的动物故事组成。作者以广阔苍茫的藏北高原为背景，以狩猎野生动物为主线，细致而生动地描写了狼、熊、野牦牛等动物的生活，再现了藏族牧民传奇式的狩猎场景，把读者带入风物殊异、神秘奇特的动物世界里。在作者五彩缤纷、饶有风趣的艺术彩笔下，瑰丽神奇的雪山草原风光，天趣盎然的百兽竞争，出生入死的追猎生活，惊险曲折的传说故事……无不揭示了动物与动物、动物与大自然、动物与人的微妙复杂的关系，不仅能使读者获得有益的动物知识，而且能激起人们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浓烈兴趣。

目 录

第一部 狼 王

一	飞车挡马的人.....	3
二	凶信还是喜讯.....	9
三	狼王尼达.....	16
四	羊尸报仇.....	24
五	狼妃哈江.....	31
六	寻找狼窝.....	39
七	夜听狼叫.....	47
八	活捉狼妃.....	54
九	巧掏狼窝.....	62
十	让狼妃立功.....	68
十一	狼王的报复.....	77
十二	追歼狼王.....	81
十三	祝捷大会.....	89

第二部 熊 娃

一	深夜历险·····	97
二	清清的熊河·····	107
三	第一个“妙计”·····	117
四	熊豹激战·····	123
五	人熊掏银鼠·····	132
六	第二个“妙计”·····	138
七	驯熊游戏·····	145
八	果然是条妙计·····	149

第三部 牛 魔

一	不炸的闷雷·····	159
二	神秘的使者·····	167
三	争夺王位的角斗·····	175
四	牛角尖上跳舞·····	185
五	美丽的野牛湖·····	193
六	真假野牦牛·····	198
七	无敌的牛魔王·····	207
八	卑鄙的天敌·····	211
九	计陷白背牛·····	217
十	智斗牛魔王·····	223
十一	养不驯的雪獭·····	231
十二	再见吧，雪山野牛·····	239

第一部

狼王



一 飞马挡车的人

嘟，嘟嘟，一辆黄色的大客车，在蜿蜒于雪山草坝的公路上全速前进，车尾卷起阵阵干燥的沙尘。

城里已是白杨点翠、绿柳含烟的大好春光，车窗外却还是一片严冬景象：枯黄的草山，洁白的冰峰，淌着浮冰的河流，恹恹喘息的谷地冰坂。那带尘的冷风，似乎给蓝天艳阳抹上一层淡淡的银霜，使人在颠簸的车厢里象沉入冰窖，又似飘上云端，仿佛进入了广阔而单调、寂寞而寒冽的境地。

我象坐在破冰船上随波逐流一样，懵懂却又清醒，想瞌睡又不大甘心，怕错过了偶尔扑进眼帘的天然图画：一群群在金色草坝上缓缓游动的羊群，一头头在彩色草山上闲散踱步的雕塑般的牦牛，三三五五屹立在冰峰之巅的野羊，还有远方潮水般涌来、发出震天价声响的野驴群……在映进车窗的那一方蓝天里，洁白的云彩间翱翔着自由的山鹰，大群山雀象密集的雨滴般斜向飞落，一群野鸽雪花般飘去。一条跟公路并行的细长的黄土带，新敷设的埋在地下的输油管，仿佛是授给草原的勋章绶带，纪念着开拓者的不朽功勋；一排

电线杆支着蛛网般的银线，在阳光寒风里抖动闪光，象不知疲倦的哨兵，警戒着祖国的边疆。

呵，神秘的荒原——藏北大草原，正在开发的处女地！我象春天飞回草原的大雁，又回到了您的怀抱！在这童话般的意境、浮云般的遐想里，我真忘了该在什么地方下车哩。

车厢里忽然骚动起来，一片嘈杂的惊呼声：阿嘞，鸣啊，啧啧，哎哎。人们不顾飞车的颠簸晃动，摇摇摆摆地站起身来，探头探脑地望着客车前进的方向。

我从遐想里惊醒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塌方啦？车轮悬空啦？畜群洪水般涌向公路？凶兽下山挡道？还是要撞车翻车？我迅速站起身来，从晃动的人头缝隙里察看前方。

正前方的公路上，有个牧民躬着身，背一支鹿角火药猎枪，催着飞奔的枣红马，一手握着坐骑的缰绳，一手牵着两匹空着鞍的马匹，象赌气似地拼命朝汽车冲来。

嘟嘟，嘟嘟，嘟嘟嘟，司机没有减速，发出一串紧急的喇叭声。

那骑手好似没有听见，一点也不退闪，仿佛要纵马跟汽车相撞。

车厢里混乱了，旅客们紧张地发出了惊呼声：“快躲！”“刹车！”

那骑手是个出奇的傻瓜蛋，而司机又是个年轻的二愣子，他们互不相让。

距离二百米，一百米，五十米！只消几秒钟就将发生可怕的流血事故！



我的神经一向很坚强，这时也禁不住惊惶地颤抖，我猛地闭上了眼睛，脑子已映出血淋淋的景象：飞马和骑手都压在飞转的车轮之下，汽车也因为猝不及防而倾翻了……

突然，我耳边响起司机急刹车的嘶嘎声，我又猛地睁开眼睛来：唷，那飞马在离车不到十米处猛地从车旁闪过。旅客们都被冲得前翻后仰，但在愤愤的咒骂声里竟也混杂着包括我在内的赞叹声：

“好司机！”

“好骑手！”

“好马！”

司机从车窗探出头去，骂了句难听的话，又咧嘴地笑了，连他也禁不住称赞了一声：“勇敢的人，真行！”

飞马已小步地跑到车旁，骑手显得膘悍粗犷，一挥手就透出股勃勃野性。他笑哈哈地用洪钟般的声音叫喊着，震得车皮也愣愣震响：“多摩，黄多摩，车上有吗？”

顿时，这熟悉的呼声唤起了我童年的回忆，这亲切的呼声，在我潜意识里磨擦生电，击发出一串电花。

我大名叫黄果瑞，小名多摩。姓是继承汉族阿爸的，名是藏族阿妈取的。我是民族团结的果实，我的姓名是民族团结的花朵。十七周岁时，我从专科学校毕业，分到高原动物研究所工作。这几年，所里跟几个牧业生产队定了捕取野生动物的合同，可送来的死兽多活货少。所领导听说我舅舅朱布拉是有名的猎人，就把捕捉活的野生动物的任务交给了我。我正想到草原上观察动物生态，当然满口答应，立刻坐

车下乡来了。

从一个莽夫鲁汉嘴里忽然听到我的名字，惊得我耷拉着脑袋。我要去的地方离这漫长的公路线还远着呢，可谁会象从地底里钻出来一样，喊我小时用过的名字？难道舅舅他……我猛抬头看着那飞马挡车的牧民。

哦，是朱布拉舅舅坐在马上，挡住了玻璃窗，好象停在他身边的不是汽车，而是匹他能驾驭的烈马。

“舅舅，舅舅！”我兴奋地喊道。

当舅舅跟我的眼光相遇时，彼此都嘻嘻地笑了。

我背起了步枪——战争年代缴获的战利品，取了行李，旅客们帮我打开车门，送我下了车。

汽车在热烈欢快的笑声里开走了。

舅舅用威严而又闪着欢乐火花的眼睛看着我，说：“多摩，有六年没见哩，你长得跟黄排长一模一样。黄排长工作忙吗？身体好吗？我的姐姐当了官，六年不回家了，一年只来几封信，就算她在为治穷致富忙，我还是要埋怨她的。”

舅舅说的黄排长就是我的爸爸。爸爸即使当了总司令，在舅舅的心里和称呼里还是黄排长。

我只有傻笑：“舅舅，妈妈还埋怨你呢，老说：‘我那个阿弟呀，这几年人也不来，信也不写，女儿也不送上来上学，把姐姐都忘了。’”

“那几年穷得连盒火柴都要从你们家去拿。”舅舅笑着说，“今年倒想送些酥油、羊肉、兽皮去，可我阿姐凶哩，好象我拿她的是应该的，我送她的是贿赂，要骂人的。我嘴

里顶她，心里可不好受。”

他把我的行李放到一匹马鞍后捆扎好。

我问：“舅舅，你为什么要飞马拦车？”

“这里不是车站。我一接到黄排长的电报，就赶来公路旁几天了。向司机装笑脸挥手，车子从来不肯停。今天我刚下山就见车子来了，想赶到车站去接，来回得花一天时间，只好开个玩笑，强迫司机停车。没想到司机也跟我开了个玩笑，车都逼近马头才停下。好哩，咱们回家去吧。”

他把另一匹白马的缰绳递给我，自己飞身上了红马，牵了驮行李的马，吹声口哨，飞马而去。

我多年没骑马，马跑猛了，背上的步枪一抖一抖地勒胸捶背，心慌得咚咚跳，模样肯定象狗熊蹲在圆球上那样又笨又慌，可又无可奈何。这时，太阳从右侧照来，右腿晒得暖和和的，遮荫的左腿则僵冷得发麻。这滋味就象半边身子傍着火塘，半边身子挨着冰块，真难受。舅舅就不能跑慢点，照顾我一下？不过，军人和牧民的后代还能不会骑马？何况舅舅是爱我的，这种严厉的爱，说不定还是见面后对我的头一次考验呢！

我咬紧牙关，火爆爆地催马赶上舅舅，还一心想跑到他前面去。

二 凶信还是喜讯？

暖暖的太阳直射头顶，呼呼的寒风扑入胸怀。骏马越过金黄色地毯似的草坝，越过水晶宫殿般的雪山，越远离公路，越进入和平安谧的天然动物园。

我顺路追猎，舅舅既不鼓励也不制止。

我追赶在马蹄前蹦跳撒欢的野兔，追赶一听到声响就藏进洞里而后探头探脑地观察敌情的旱獭，追赶一小群双角象钢鞭似的藏羚羊，追赶总在马前飞起落下、落下飞起的彩色缤纷的雪鸡……它们对人似乎有所警惕，却又并不害怕。我也以追赶它们为乐，没想到要放枪打猎。

一只草狐把我们领上了乱石累累的山坡。山坡上一片可疑的寂静：除了光秃秃的石头，看不见一个活动的影子；除了脆响的马蹄声，听不到别的声响。

山风似乎吹来银铃般的隐约笑声。我极目望去，却满目荒凉。也许是我渴望与亲人见面，脑子里才幻化出笑声来吧。

曜，曜，曜，一阵热烈而清脆的口哨声传来，我猛地一震，兴奋而又紧张，竟没有分清是舅舅吹响了口哨，还是从别处传来的。

荒山野岭里突发的口哨声，可能是问候和招呼，也可能是警告和威胁。它既象尖叫着飞来的子弹，又象轰响迎客的礼炮，明确提醒你来到了陌生的荒原，不是将被当成可疑的

侵入者受到监视，就是被当成亲人受到热情的款待。而眼下的口哨声意味着什么呢？

舅舅勒住马，目光炯炯地望着左侧的山坡。那边乱石堆里蹦出两个彩色的斑点，向我们飞闪而来，就象由远而近地迅速推进的电影镜头，在我的眼幕映出变幻的色彩和形象：是两个小精灵？高不盈尺，大如野兔，直立着身子，还在跳舞呢。

斑点渐渐近了，原来是两个孩子。前面是个小女孩，象轻风般甩手飞跑着，带来一串串银铃似的笑声；后面是个小男孩，边跑边尖声呐喊：“哒，哒，哒，轰，轰，轰，冲，冲，冲。”双手还做着种种动作：纵马飞奔，过涧跳壕，引弓发射。他俩边跑还边做游戏呢，玩的好象是藏戏《苏格尼玛》里的片断——持箭的猎人猛追美丽的金鹿。

霎时间，寂静的荒山热闹起来了。

孩子们跑得近了，我的眼睛才摄下他俩的形象：

小姑娘大约十三、四岁，穿件蓝缎子羊羔皮袄，拖到脚背，束条红绸腰带，戴顶雪白的羊羔皮袄。她体态象修竹一样婀娜，容貌象满月一样娇好，脸上有一对酒窝，荡着天真无邪的甜柔的微波。我对她似乎有点面熟，可又似乎只在某幅图画上见过，到底是哪幅图画却想不起来了。

小男孩大约十岁左右，镶有豹皮边的小羊羔皮袄高高地扎在腰上，露出红绿色搭配的靴子，戴顶旱獭皮帽。眼睛象牛犊子似的又大又亮，每一眨动，眼里象冒起两朵淡蓝色的云呢！

小姑娘跑到舅舅的马后，伸长细细的脖子，羞答答地半遮着脸，怯生生地痴笑，她那双眼却象扇着透明翅膀的蜜蜂，闪闪地向我飞扑而来，好象我是朵香花，贮有花粉和蜜汁呢。

男孩站到我对面，眼愣愣地瞪着我，虎声虎气地问舅舅：“阿爸，多摩阿哥来了吗？”

女孩用手遮了脸，开心地大笑起来。

“哈，乌育睁大眼看着自家的阿哥，还问阿哥来了吗？”舅舅眨着眼笑着说，“姑娘，不要象喝醉的雪鸡傻笑了。”

这男孩是阿弟乌育啊。在我印象里，他是个拇指大的拖鼻涕的小孩，只会讲个单音节：马马马，骑骑骑，跑跑跑。

这女孩肯定是阿妹基戈果了。我记得她爱听我讲故事，好问这问那，没想到长得这么大这么漂亮了。

舅舅把他俩推到我面前。

乌育伸手抓抓头，一双大眼似陌生似好奇地瞪着我，似叫不叫地舐着舌头。

基戈果微微低了头，害羞地眯眼微笑，时不时瞟我一眼，嘴唇微微抖动，好象轻轻地招呼着：“阿哥，好阿哥，把你盼来哩。”她并没有出声，可我觉得，她那神态，比任何寒暄或欢迎词都更亲切动人。

我高兴地一手拉了阿妹，一手拉了阿弟说起话来。三句话一说，我们就彼此熟悉了。乌育接过我的步枪，独自摆弄去了。阿妹伸手接过我的马缰绳，边走边跟我说话：“阿